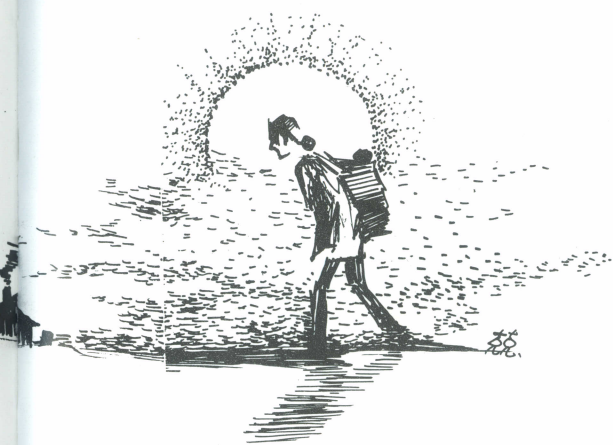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姑

姑

侯文詠

我的祖母有二個兒子，三個女兒，姑姑生下來就是駝背，她後來嫁給我的姑丈。我的祖母回憶起來常常說：「她生下來就是駝背，嫁給一個開鎖匠算是不錯的，那時候怎麼知道他那麼喜歡喝酒？」

我的姑丈不但喜歡喝酒，還會賭博。據說本來鎖店開得好好的，娶了我的姑姑以後鬱鬱不得志才變成那樣。他喝了酒以後會打人，有一次拿著菜刀追我的姑姑。我的姑姑有嚴重的高血壓，昏倒了，仍然被砍了好幾刀。她洗衣服辛苦賺來的錢，被姑丈拿去賭博，很快就輸光了。

有一次姑姑住院，我記不起原因了。她的三個小孩住在我們家，我覺得真是可怕。他們開玩笑打起來都是真的用力，非常殘忍。媽媽叫我不理他們：「你離那些野孩子遠一點，不要學壞了。」

。』甚至當著他們的面，媽媽也是這樣說，不像對別的親戚客客氣氣，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祖母定時地接濟姑姑，有時候也帶我去。說真的我並不喜歡去他們家。每次談來談去不外是姑姑的血壓，什麼時候又昏倒，再不然翻一些被打的傷痕給祖母看，洗了多少衣服，還有多少錢等等。再不然指著表哥、表妹他們說：「你們學學文詠，那麼會讀書。以後才有出息。媽媽的辛苦才不會白費。」房子陰陰暗暗地只有一盞不夠光度的電燈泡，蚊子叮來叮去，給我很不好的感覺。祖母每次去，回來眼淚就掉下來了。那時候我還很小，不懂得人世的滄桑。現在想起來，祖母只哭過三次，另一次是掃墓的時候，指著遺像說：「這是你們的祖父，躺在這裏這麼久，也不管我……。」還有一次是她要過世的時候，那一次什麼話也沒有說。祖母死的時候我們回去奔喪，進門就要爬行哭喪。姑姑來的時候，爸爸他們說：「阿玉來了。」我們跪在地上陪著哭，哭了很久姑姑還沒有爬進來，原來她從路口就開始爬行，快有一百公尺，親戚們不太高興說：「沒有這種事。」

祖母死後，爸爸他們兄弟姊妹輪流接濟姑姑，沒有多久，就發生爭執，姑姑說：「有一點錢，沒有什麼好了不起的，不稀罕你們那麼一點錢。」大姑姑他們也不高興地說：「我們幾個兄弟姊姊



妹，阿玉的情況最壞，拿錢去幫忙她，反而落成這個下場，人不好做喔。」

姑姑的幾個小孩子初開始都變成小流氓。那時候選舉很亂，民意代表出來選舉需要有一些幫派力量。伯父他們在政治界裏，把姑姑的小孩安插在幫派裏，一方面保護他們，一方面也算是接濟姑姑。時代改變，伯父他們那種地方勢力漸漸站不住腳，後來伯父想通了也就退出政治圈。但是那時候表哥他們已經不可自拔了。伯父三番二次警告他們，沒有什麼效果。一方面時機不好，一方面沒有人從後面撐腰，表哥他們常常出事情。有一次伯父想盡辦法把他們從警察局裏面保出來，氣忿忿地告訴姑姑：「這是最後一次了，我人情作到這裏，以後不管了。」姑姑頂他的嘴說：「要不是你，他們那會有今天。」雙方的成見愈來愈深。

有一陣子，好久沒有聽到姑姑的消息。有一年春節到她們家去，姑姑端出來豐富的菜要招待我們，菜才端到一半，人就哭出來了：「這些都是昨天沒有吃的，楚宏、楚進都關在牢裏，他爸爸醉死在那裏了都不知道。阿麗跟一個什麼歌舞團的跑了，我只有一個人，做這麼多菜，想起來根本都吃不下。」那時候我才讀高中，瞞著父母親偷偷看歌舞團表演的年齡，覺得這些都是發生在小說裏的故事，怎麼樣也不相信事情是真的。

楚宏死的時候，是從警察局領回來的。那一次一共死了好多人，一個幫派的老大和另一個幫派結了怨，後來不知怎麼樣自己幫派殺了起來，反正很不清楚就是，我們也懶得去問。葬在鄉下的亂葬坡，那天楚進沒有去，還關在牢裏。阿麗帶了一個外省人吱吱唔唔語言不通，阿麗說：「我們住在一起。」意思很含糊。姑姑沒有說什麼話，只是哭。伯父說：「楚宏死了也好，他那個個性是早晚的事。他早一點死，不會回家拿東拿西的，阿玉也省了許多事，許多心。」

後來我們又去過姑姑家一次。聽說姑丈好了很多偶而還會去喝酒，但是已經戒賭了。姑姑仍然不相信他。仍然幫人家洗衣服、仍然會昏倒。看到我的時候說：「文詠真是了不起，要作醫生，賺大錢呢。」我訕訕地笑。她告訴媽媽：「我現在什麼事都想通了。我現在自己存了十萬元，我自己病這麼重，我不為自己打算，我為誰打算？我現在衣服沒有洗那麼多了，我慢慢洗，再過一年，也有二十萬了。報紙刊著日本旅遊六天，一共是十二萬。大姊他們去過日本，我也要日本玩。去日本玩呢，我也是有錢人。」

姑姑死的時候，我並不知道，很簡單地埋葬。最近聽媽媽提起，我想起許多事，覺得真是可怕。